

第一卷

第一章

让我常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所使用的辩词，他们究竟怎样成功说服雅典人，让他们认定苏格拉底应该被城邦判处死刑。起诉书的大意如下：“苏格拉底的罪包括：蔑视城邦所尊敬的诸神，引进其他新神；败坏青年。”

首先，对于第一个指控，说他“蔑视城邦所尊敬的诸神”，他们有些什么论据呢？众人有目共睹的情况是，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显然，人们都知道，他也从事占卜。苏格拉底经常说“神明指教了我”，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在我看来，指控他的罪行主要就是他引进了新神。然而，相较于从事占卜的人，那些借由征候、声音、异兆和祭祀等方

式预知外物的人并没有引进过什么更新的神。对这些人来说，异鸟或那些遇到它们的人本身并不知道哪些事对问询征兆的人有利，他们知道的是，神明以此为媒介，显示出那些预示吉凶的事；苏格拉底的观念也是如此。

然而，大多数人都声称，他们做或不做某一件事物，是因为异鸟或遇到它们的人给他们的启示，但苏格拉底则不这样说，他会完全将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说是神明直接给了他预示。相应地，他也会鼓励他的门徒去做某些事情，或者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谨慎；那些按照他的指点去做的人都获得了好处，而不理会他指示的人都会后悔。苏格拉底不愿在他的朋友面前表现自己是个愚人或是自夸者，这个谁能不赞同呢？如果他确定地说，自己受到了神所赐予的启示，之后却被证明是个骗子，他就会显得既是愚人又是自夸者了，苏格拉底肯定考虑过这个后果。所以，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话会被证实，他肯定就不会预先说出来了。对于这种预测的事，除了信赖神明，还能信赖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信赖神的人，怎么还会以为没有神呢？

此外，他对自己的朋友，也按照类似的原则行事，他会劝告朋友，告诉他们他所认为的最有利的办法，让他们照着这个办法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至于那些结果无法确定的事，他就建议他们去占卜，以决定该不该做。他也说，那些想治理好家庭或城邦的人都需要占卜；那些想要在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上有所擅长，或想成为一个鉴别者，或者精于推理，等等，这一类事情，他都认为是属于知识的问题，是由

自己的判断来作选择的。但他认为，这一类事情的关键，神明都为自己保留着，人们是无法察觉到的。因此，不是所有把田地耕作得很好的人都一定能收获其果实，也不是所有把房屋盖得很好的人都一定能住在其中；善于指挥的人当起将领来未必就对他本人有利；有政治才能的人当国家的领袖，对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娶美貌的妻子、期望获得幸福的人，或许反而会因为她而招来祸患；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人或许会被流放。他觉得那些认为这些事并不遂神的旨意，而凭人类的智力自己决定的人是疯子。他也把那些神明已经赋予人类运用智慧就可以知道，但还要求助于占卜的人称为疯子。例如，一个人问：是雇佣一个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用一个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或者，那些明明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权衡弄清楚的事还要去求问神，苏格拉底认为，这一类事还要问神占卜的人就是犯了对神不虔诚的罪。他说，神明让人类可以通过学习学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学习；同时，那些对人类隐晦的事情，才可以试图通过占卜的方法求神明指示，因为神明总是会把事情向他所宠眷的人指明的。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毫不隐瞒。他常出现在公共场所。早晨去那里散步、锻炼；市场上人多的时候，也总可以看到他；其他时候，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他多半也会在那里；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发表演讲，让那些想听的人都可以听到。但从来没有人看见苏格拉底做过什么对神不敬的

事，或者说什么亵渎神明的话；因为他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去思索万事万物的本质，推想智者们所称的“宇宙”，猜测每个天体是通过什么规律形成的。相反，他认为那些费尽脑子思考这类问题的人是愚妄的。他从一开始就会问这些人，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人类的各种知识已经足够了解，因而就进一步研究这一类的问题，还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忽略了人类事务而研究天上的事情。他还感到惊异的是，他们竟不能看出，人类是不可能看透这些玄妙之事的，因为即使对这些事很有研究的人，他们的讨论也会意见不合，彼此之间如痴如狂地互相争执着。因为对于这些疯狂的人来说，有些人对于应当惧怕的事毫不惧怕，另一些人则会惧怕那些不应当惧怕的事情；有些人在公众面前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不觉得羞耻，另一些人则以为自己到人群中去都是不对的；有些人对于庙宇、祭坛或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东西都毫不尊重，却去敬拜石头、木头或野兽，因此，在那些思索宇宙本质的人中，有些人以为万物的存在是一个整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着无数的世界；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永远运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动的；有些人认为万物生生不息，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创生或毁灭。

关于这些哲学家，他还会问：“这些哲学家，是不是像那些学会了人类技艺的人那样，认为自己能够适用这些技艺，来取悦自己或其他人。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这些致力于参透神明旨意的哲学家，当他们了解了世间万物运行的因果规律后，是否也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制造风雨、变幻四季呢？如

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期待，仅仅知道这些事物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就可以满足他们呢？”

这些是他对那些忙于思辨的哲学家的看法；他本人则总是喜欢讨论与人类福祉有关的话题，他会考究何为虔诚，何为冒犯；何为高尚，何为卑劣；何为节制，何为奢侈；何为坚忍，何为懦弱；何为国家，何为政客的风度；何为统治人民的政府，何为善于统治人民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品质；等等。他认为，这些知识使得人们具有价值，受人尊重，而忽略这些问题的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

因此，苏格拉底在很多观点上，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他的意见是什么，也无怪乎，那些法官对他作出了错误的审判。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一点也没有去考虑那些众人皆知的事实。当苏格拉底是一名议会成员的时候，他曾经宣誓就职，在誓词里，他声明他会“依法进行表决”。在他担任人民大会主席期间，当民众要求他违法表决，处死塞拉苏洛斯、艾拉西尼底斯和他们的九位将军时，尽管群众向他发泄怒火，许多有权势的人甚至威胁他，要他付诸表决，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认为遵守誓词要比付出正义的代价去满足群众的要求，也比在别人的威胁之下委曲求全来得更为重要。他也认为，神明对待人们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以为神明只知道一部分事，会忽略了另一些事；他相信神明知道一切事，无论是说的、做的，或在静默中所想念的。神明是无所不在的，并且把一切有关于人的事向人指明。

因此，我很奇怪，雅典人怎么会被说服，认为苏格拉底关

于神的见解是不正统的。他一次都没有说过对神不敬仰的话，或者做过对神不虔诚的事；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出于对神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他这样做的话，都会被看成是特别信奉神明的人。

第二章

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竟然有人会相信“苏格拉底腐化了年轻人”。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优点，除此之外，苏格拉底不但是一个极能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而且也是一个相当能忍受冷、热和各种折磨的人；此外，他还极其勤俭节约，只满足自己适度的需求，所以，虽然所得很少，但他能轻松地应付个人所需。

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反倒会让别人变得不虔诚、违法、奢侈、不节制，或者经不得劳作吗？与事实相反的是，他让许多人不再这么做，并且引领他们去追求美德，鼓励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能够谨言慎行，就能够成为受人尊重和有价值的人。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作为此类问题的教师，专门去从事这样

的教化事业，但由于他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希望可以追随他，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他向来重视身体健康，不认同那些忽视身体健康的人。他认为人吃得过饱，或者劳动过度都是不好的，人应该进行适度的劳作，把摄入的食物消化掉；这样的行为习惯是健康的，对于内心的修炼也无阻碍。

他从不奢侈浪费或者虚荣浮夸，这在他的衣服、鞋或其他生活习惯方面都有体现。与他在一起的人，他不会让他们贪恋钱财，还要求他们在其他欲望方面也要有所节制。他从不向那些想听他讲学的人索要报酬。他认为，拒绝报酬可以让他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的思想，那些从讲学中索取报酬的人让自己沦为奴隶，因为他们有义务和任何给予其报酬的人讨论想法。令他同样感到不解的是，那些教化德行的人认为讲学是一件理应换取报酬的事，却不觉得认识了一位忠贞的朋友才是最大的受益，他们竟然担心自己的学生成为受人尊敬、有价值的人后不会对曾经的恩人心怀最大的感恩之情。苏格拉底确实没有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想法，但他坚信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接受他的信条，都会成为他忠实的朋友，也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

这样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怎么会“腐化青年”呢？除非，培养德行即是腐化他人的行为。他的指控者会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苏格拉底使得他的交往者们蔑视法律，认为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国家领袖是愚蠢的；他认为，不仅是国家领袖的选举，即使是舵手、建造师或笛子演奏者，也没有人想到通过

抽签的方式去择取，尽管这些人所能够犯下的错误，远不及国家事务管理者所能造成的谬误。因此，这样的唆使，让青年对于政府形式心生不满，还出现了暴力的行为。”

当前在我看来，那些运用智慧的青年，相信出于民众的利益可以对他们进行引导，是最不可能使用暴力的人，因为他们意识到，暴力只会让危险增加，让敌人增多，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善意的说服，这样，不冒险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那些受到强迫的人，会把我们当作仇人，就好像我们掠夺了他们一样；那些得到说服的人，会把我们当作恩人，就好像获得了我们的恩惠一样。所以，懂得使用智慧的人，是不会实施暴力的，会这么做的人，是那些只有蛮力而不会凭借智慧去思考判断的人。此外，那些冒险使用暴力的人，一定会有同党，而那些擅长说服的人，则不需要什么人的协助，他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获得胜利。善于说服的人也最不可能将人处死，因为既然能够成功地说服他人，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那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

指控者们又会说：“但是，克里提亚斯（Critias）和阿尔西比亚底斯（Alcibiades），他们两位和苏格拉底有过交往，都给国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克里提亚斯是寡头政治成员中最贪得无厌、最残暴的人，而阿尔西比亚底斯则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最放纵、最傲慢、最暴力的人。”

我也不能为这两个人给国家带来的邪恶罪行辩护什么；但是，对于他们和苏格拉底的交往，我则要说明事实的真相。这两个人其实在本性上就是所有雅典人中最具野心的人，他们

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指挥一切事情，并且成为最有名望的人。他们也知道，苏格拉底生活清贫，但是精神独立；他是最能够克制自己不去纵情享乐的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推理，影响那些用这种方式和他辩论的人。既然事实如此，而这两个人又是上述的情况，谁又能够肯定，他们和苏格拉底交往的动机，是想要模仿苏格拉底的生活，节制欲望，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和苏格拉底交往，就能够敏于言行呢？我坚持认为，如果神明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过一辈子，还是死亡，他们都宁可选择死亡，而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生活。他们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们认为自己比同龄人来得优越之时，他们就匆忙地离开了苏格拉底，沉浸于政治事务中，这就是他们要与苏格拉底结交的真正企图啊。

或许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认为苏格拉底在教授门徒学会自制之前，不应该教授他们政治。这个观点，我先暂时不予评论。但是，据我了解，所有的教师都是把自己的实践作为典范，鼓励学生学习模仿。我也知道，苏格拉底向他的门徒明确展示了他的诚实和虔诚，并且对于德行和人类所有行为的主题发表了最令人敬佩的演说。我也知道，这两个人，在和苏格拉底交往期间，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被苏格拉底责骂或惩罚，而是他们当时认为，这些行为对于他们的利益来说是最好的。

很多自诩为哲学家的人可能会断言，一个一度履行公平的人，就不会再变得不公平，一个谦虚的人，也不会再变得傲慢；同样，对于那些人类可知的事物，一旦学习了之后，也不

会一无所知。然而，对于这类观点，我并不能苟同；在我看来，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身体的机能，所以，不磨砺心智的人，也不能很好地控制心灵的技能；因为这样的人，做不了应该做的事情，也抑制不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不管儿子有多么稳重，父亲还是会阻止儿子与坏人交往，因为他们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位诗人也对这个看法作了验证，他说：“你从好人那里学会好的德行；与坏人交往，则会失去原先拥有的好品质。”

另一位评论者说：“一个好人，有时候是好的，但有时候也会是坏的。”

对于这个观点，我也能做证，因为我相信，就像那些背诵辞赋的人那样，如果他们不仔细地运用措辞，就会忘记这门艺术；同样，如果忽略了训诫的人，也会忘了注意自己的言行。而如果这些人忘了道德戒律，就会忘记心灵在包容智慧时所需的感受；当他们忘了这些事情时，智慧的遗忘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也看到，那些酗酒过度、沉迷爱情的人，最难去坚守职责，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有很多人在陷入爱情之前，生活节俭，但一旦深陷爱情就不再如此；当他们耗尽财富资源时，他们就不能控制自己，为了钱财，那些原先嗤之以鼻、羞于去做的事情也会去做了。

所以，一个曾经头脑清醒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失去理智呢？一个履行公正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变得不公正呢？

在我看来，所有正直可靠和德行高尚的事都是源于操行，清醒的头脑即是其中之一；而愉悦感植入身体中，和灵魂一起

存在着，前者会诱使后者忽视清醒的理智，不管怎样都想要把后者引向自我欲望的满足。

所以，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与苏格拉底保持密切交流时，是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控制自己的邪恶欲望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苏格拉底的交际圈子，克里提亚斯逃到了色萨利（Thessaly），和那些破坏律法、不尊崇社会道德的人厮混；而阿尔西比亚底斯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得到很多女人的追捧，甚至一些出身高贵的女人也是如此，他在城邦和同盟国那里获得了影响力，被众人簇拥，接受着虚伪的阿谀奉承，民众也愚昧地尊崇他，他就毫不费力地超越了其他人，就像有些运动员一样，在竞技比赛中轻易取胜后，就忘了之后的锻炼。

他们的情况都是这样，骄傲于自己的血统，夸耀自己的财富，自我在权力下膨胀，又受人尊崇，因而他们建立的良好德行就完全崩溃了。他们长时间与苏格拉底分开，言行又变得傲慢而不可一世，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即使他们做得不对，难道指控者就可以将矛头指向苏格拉底吗？这两个人在年轻气盛时，为人草率，不受约束，是苏格拉底教化他们变得趋向理智，难道他不应该受到一些称赞吗？至少在其他事情上，人们不是以相同的方式看待的。笛子、竖琴教师，或者其他教师，有哪一个会因为成名的学生转投其他师门而演奏得不好而受到牵连、被指责呢？或者，做父亲的人，有哪一个会因为儿子和一个稳重的人交往后，又和另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交往而去指责之前的那个朋友呢？因为儿子和第二个朋友交往而变坏后，难道他不会反而更愿意去称赞第

一个朋友吗？即使儿子在和父亲一起时做了坏事，只要父亲本身的品行端正，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苏格拉底也应该受到同样方式的评判。如果他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他的确要被视为不道德之人；但如果他一直是道德品行良好的人，莫须有地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指责，难道这是公平的吗？

不过，假定他本人没做什么坏事，但如果他对于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正在从事的坏勾当报以称赞，那么对他的责难也是正当的了。但是，当苏格拉底看到克里提亚斯对欧西德莫斯（Euthydemus）献殷勤，挖空思想要利用他，就像那些纵欲者追求想要勾引的人那样，苏格拉底试图阻止他的计划，并告诫他，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做的事，不值得为此丢掉了做人的尊严和正直，让他不要向崇拜的人苦苦哀求，期待得到这个人的崇敬，像乞丐那样向他乞求好处，而这么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克里提亚斯毫不理会他苦口婆心的劝告，也不愿意放弃他做的事，据说苏格拉底当着欧西德莫斯本人和其他人的面说过，“克里提亚斯就是一个被贪婪控制的人，他想要和欧西德莫斯交密，就像猪想要摩擦石头一样”。因此，克里提亚斯对苏格拉底是如此之恨，以至于当他成了三十僭主之一，并和卡里克勒斯（Charicles）一起被任命为立法者时，他还记得这件事情，并在律法中加入了一条律令，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教授演讲术，以此专门用来针对苏格拉底，但他并没能特意加入特定的条款去指控苏格拉底，只是将人们用来指责哲学家的话，放到了他身上，并且让他在大众面前受羞辱。这个事，我并没有从苏格拉底那里亲耳听到过，也没听别人说

起过。

但克里提亚斯自己把事实表现得很明显；因为他当三十僭主杀害了许多民众，其中很多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并且他唆使一些人违反法律的时候，苏格拉底曾偶尔说过：“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一个人负责牧养牲畜，让牲畜越来越少，越来越虚弱，他却能够否认自己是个不合格的放牧人；更令我不能理解的是，任何做了国家领袖的人，让自己的民众数量减少，道德败坏，却仍然不认为自己不适合此职。”这个言论被传到了三十僭主那里，克里提亚斯和卡里克勒斯将苏格拉底传召过来，指出了律法，警告他不要再和青年有进一步的谈论。接着，苏格拉底问他们，是否允许他对于禁令中不太明白的事情提出疑问。在他们的准许下，他问道：“我准备好去遵守法律了，但是我不想无知的情况下触犯它，我特别想清楚地知道，你们禁止教授演讲术的原因，是认为演讲术鼓励人们说正确的话，还是不正确的话？如果是鼓励说正确的话，那么这项禁令显然是针对说不正确的话，如果它鼓励说不正确的话，但我们显然应该努力说不正确的话。”接着，卡里克勒斯对他怒气冲天地说道：“苏格拉底，因为你没有理解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命令你，好让你清楚明白地了解，那就是，你不能和青年交谈。”苏格拉底答道：“但是，不管我做的事应不应该被禁止，如果这条禁令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请告诉我青年是多大的一个年纪？”卡里克勒斯回答道：“只要他们还没有到成为议员的年纪，还未得到足够的经验，还没有到三十岁的年纪，你就不能和他们交谈。”苏格拉底又问：“但是，假如我

想买一样东西，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在卖，我甚至都不能问他这件东西的价钱吗？”卡里克勒斯回答说：“这些问题当然可以问，但是，现在，你不能再问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与你知识和想说的一切相关的。”“那么，如果有青年问我这样的问题，比如‘卡里克勒斯住在哪儿’，或者‘克里提亚斯在哪儿’，如果我知道的话，难道我也不可以回答吗？”卡里克勒斯说：“这一类的问题，你是可以回答的。”“但是，”克里提亚斯又补充道，“你绝对不能讨论那些鞋匠、木匠和铁匠的事情了，因为你总是不断地说起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厌烦至极了。”“那么，我也不能谈论任何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任何特质了吗，例如热爱正义、虔诚，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是的，就是这样，你必须禁止这样做了，”卡里克勒斯回答道，“特别是要小心说‘畜牧者’的事，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要当心你自己也会让牲畜变少。”因此，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已经听到了苏格拉底所讲的关于牲畜的话，而且对他非常生气。

现在，克里提亚斯和苏格拉底的交往，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已经得到了解释。

我要再次从我的角度出发说一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不喜欢他的老师，任何教诲都没有用。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都和苏格拉底很疏远，在他们与苏格拉底交往时，他们喜欢他，但是一旦他们结束了交往关系，他们的目标就指向了成为城邦的领导；他们在和苏格拉底交往的整个期间，他们就最喜欢和从事政治的人交谈。

再来说说阿尔西比亚底斯，据说他在二十岁以前，就曾和他的监护人兼国家元首伯里克利（Pericles）就律法问题作过如下的谈话。他说：“伯里克利，请你教教我，什么是律法好吗？”伯里克利回答道：“当然了。”阿尔西比亚底斯回应说：“那么，我以众神的名义请你指教我，尽管我听说有些人由于尊奉律法而得到赞扬，但是，我认为，只有他们懂得什么是法律，才有资格接受这样的称赞。”“但是，阿尔西比亚底斯，你所要求的事情并不难做到，”伯里克利回答说，“律法就是，所有人通过会议同意、颁布，宣布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律法支持哪一种行为呢？是好的，还是坏的？”伯里克利回答道：“当然是好的行为，我的孩子，绝不是坏的事。”“但是，如果像寡头政治那样的情况，是少数人参会，并颁布律令，规定什么可以做，那这又算什么呢？”伯里克利回答说：“国家统治权力在经过必要的思量之后，颁发的条律，规定人们做什么合适的，都是律法。”“那么，如果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僭主，规定了人民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律法呢？”“即使这件事由是一个掌权的僭主所规定的，”伯里克利回答道，“那也叫作律法。”阿尔西比亚底斯又问道：“那么，伯里克利，暴力和不法组成了什么呢？如果强势者违背弱势者的意愿逼迫他们去做看似有益的事，而不是用说服的方式，这是不是暴力和违法呢？”伯里克利回答道：“我看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僭主不经过民众的同意，违背他们自己的判断，颁布条例让他们做是否也是不法呢？”伯里克利说：“我看是这样，我收回我说的那个断